

20 世纪下半叶太湖以东淀泖湖群的围垦改造与水环境

吴俊范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唐宋以降,淀泖湖群地区一直是太湖流域最重要的蓄排水走廊,其畅通性和蓄水量关系到整个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发展和水利安全。晚清民国时期,淀泖作为太湖与黄浦江之间调蓄水柜的作用更加凸显。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农业追求增产和工业、城市发展的驱动下,淀泖湖群被大量围垦和辟为人工养鱼场,周边河道水系在联圩并圩的影响下也发生快速变化,而以消除内涝为目标的新圩田治理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淀泖排水系统出现梗阻。这说明在现代工业化时期,淀泖地区仍然是整个太湖东部平原圩田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水环境枢纽,需要结合历史经验加以治理。

【关键词】太湖流域;淀泖湖群;圩田;围垦;水环境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3-0105-13

Re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ianmao Lake Group to the East of Taihu Lak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Water Environment Problems

WU Jun-fan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 key of polder fields management in ancient Taihu Lake basin was to ensure that low-lying fields can discharge water when floods occur. The main body of Dianmao should hold enough water area and discharge capacity, which was very important to the Taihu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water conservancy. After the 1950s, driven by the increas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cities, the Dianmao Lake group was reclaimed into paddy fields and turned into an artificial fish far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bined polders construction, the surrounding river system changed rapidly, but the new polder field management aiming at eliminating waterlogging became unefficient. The expected results were not achieved. This shows that the regional hydr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en restricting the field system 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The hydrological and water storage in Dianmao area is still the key point of polder field management in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Taihu Lake Basin; Dianmao Lake Group; low-lying paddy fields; innings; water environment

江南水网地区以圩田为代表性田制。治圩田的关键在于治水,学者向来重视从治水与治田的关系

[收稿日期] 2019-12-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9—20 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文环境对运河及圩田体系的影响”(18ZDA178)

[作者简介] 吴俊范(1971—),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东部历史地理、环境史。

角度对历史上的江南环境机制进行研究。例如缪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①,详述五代时期塘浦大河与大圩体系的形成;王建革《泾、浜发展与吴淞江流域的圩田水利(9-15世纪)》^②,则针对宋至明代的泾浜支河与小圩分化的关系。目前看来,对于工业化以后江南圩田体制及农田水利环境关系的研究尚且少见。工业化时期江南圩田的变化既是基于传统地理环境基础,还受到现代农业转型和工业、城市发展等新的因素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田水机制及其所反映的人地关系变革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

目前所见主要有张根福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太湖流域联圩并圩的环境史考察^③,以及钟桂辉等对当前仍在进行的阳澄淀泖地区联圩并圩的研究^④。两文分别采用历史学方法和数学模型的方法,但结论具有一致性,均指出了20世纪后半期联圩并圩运动对区域水环境的消极影响,即:导致河湖调蓄水面积减少,并造成汛期圩外河网水位大幅上涨。但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圩田改造中治水与治田的关系以及二者的互动过程,并未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即以该时期太湖东部平原的水环境枢纽——淀泖湖群地区的变化为中心,通过复原圩田改造、围垦与河湖水面利用和治理的具体过程及其驱动因素,对工业化时期江南圩田地区的人地关系特征进行探讨。

一、调蓄枢纽:民国时期的淀泖水环境

太湖以东平原的淀泖湖群地带,居于太湖东排入海所经平原地区的中间位置,密布的湖群对洪涝灾害起着重要的调蓄作用,关系着整个太湖流域的生态环境和水利安全。本区西至望虞河及京杭大运河,及至太湖之滨,北到长江南岸,东至苏沪分界处的淀山湖东岸、拦路港与泖河一线,南至太浦河,面积4314平方公里。由于该区地形平坦,湖荡密布,是上游洪水与下游潮水的交汇地带,涝水排出受到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复杂影响,因此历史上向来是洪涝灾害易发区域和治水的重点。据统计,自公元278年到1931年间的1653年中,阳澄淀泖地区发生水灾162次,平均每10年发生一次^⑤。

明代以前,淀泖湖群与吴淞江、娄江并列为太湖流域三大治水要区。入清以后,随着黄浦江的排水效能逐渐强大,吴淞江、娄江的地位相应削弱,淀泖作为太湖与黄浦江之间调蓄水柜的作用凸显出来,其在太湖流域的水利枢纽地位进一步提升。民国八年水利专家庞树典在对泖湖水系的水文状况进行全面测量后,向政府力陈泖湖在太湖流域治水格局中的枢纽作用,建议之后将治水的重点转移到泖湖而非淞娄,因为淞娄为治水之重的时代已经过去:

治水当观其症结。三百年前之太湖,当治淞治娄,今日之太湖,则决宜舍淞娄而先治淀泖。典(指作者)等往年办黄浦江测量,尝循流溯源,泛舟黄浦,经斜塘而上,寻东江旧迹(淀泖即古东江主要部分),又经平望出太湖浏览一周,默察大势。太湖之水之东行者,至平望而始大,由平望而东,会嘉秀各水,有自大微入浦,亦复有北行自淀泖以入浦者(嘉秀各水皆东北流,与淀泖北部诸流相反)。娄江之水直趋而东者,半南泄于吴淞江,更由淞而南入淀泖者,亦几有半(九里、庞山等湖,大直、千墩等浦,皆南流趋淀泖)。盖淀泖两湖区部,边高中凹,状如釜底,几几有万流归壑之势。是则泖湖通塞之关系,直接则影响于淀,间接则影响于太湖。宁独如

① 缪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

② 王建革:《泾、浜发展与吴淞江流域的圩田水利(9-15世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

③ 张根福:《圩区建设与社会、生态效应——20世纪50-70年代太湖流域联圩并圩的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④ 钟桂辉等:《阳澄淀泖区圩区排涝对区域防洪的影响分析》,《人民长江》2017年第21期。

⑤ 钟桂辉等:《阳澄淀泖区圩区排涝对区域防洪的影响分析》,《人民长江》2017年第21期。

此,即淤淤二江流域农田亦将与为消息,而举蒙其影响焉。且淤与淤,其主义应在复旧观,治泖则只须顺今势。顺势者,工简而利溥,复旧者,工巨而利窒。其间得失之判,虽长年三老类能言之,而士大夫乃转或懵焉?^①

何以淀泖地区的蓄排问题在民国时期成为政府和水利家关注的焦点?首先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将淀泖水环境推到区域水利安全的前沿。淀泖位居太湖与黄浦江正干的中间点上,也是太湖水入黄浦再排入海的咽喉,其蓄排量决定着太湖的水位与黄浦江的径流量,周边支流泾浜的水情也受其影响。然而,民国时期淀泖水系的蓄排效能却愈见降低,甚至成为区域水利安全的隐患。这一矛盾势必引起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1922 年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胡雨人对太湖流域排水状况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实地调查后,指出淀泖间河道狭小与整体蓄水量不足问题严重,急需对淀泖水系进行整治:

去年阻水之最大者,沙墩之外,莫如淀泖间拦路港之狭小。使淀山湖之洪潦,不能速入最畅通之泖湖,显见淀湖之水高出泖湖在二尺以上,此皆十余里之拦路港有数里之狭小使然。拦路之狭处一宽,则苏南浙北之潦水,立可见其速去。如此费最省用最弘之工程,应否急速筹款先开,凡此种重要问题,务请太湖流域父老兄弟共加注意。^②

历史上淀泖地区的积水面一直在自然淤垫与民间围垦的共同作用下,处于变化之中,而土地紧张时期的围垦则加速淀泖湖荡的淤塞。两宋时期淀泖被围垦成田尤速,水面缩小的趋势十分明显。南宋水利家卫泾说:“自绍兴末年,始因军中侵夺濒湖水荡,工力易办,创置堤埂,号为坝田,民田已被其害。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③,指的就是南宋间淀泖地区兴建围田之风改变了蓄水环境。元明时期吴淞江之所以淤塞难治及排水不畅,而最终被黄浦江所取代,与淀泖淤积直接相关,由于湖泖清水蓄积容量和下泄排量减少,使得吴淞江更难抵御浑潮带来的泥沙,淤积加快^④。

清代黄浦江作为排水干道,其排水通畅度比吴淞江有所改进,但随潮上溯的泥沙淤积量也随之增大,由此造成的河湖淤垫问题很快显现出来,其中淀泖水系的问题尤为明显。清初娄县人叶梦珠观察到淀泖淤积有增无减:“旧闻民谣云,‘潮到泖,出阁老’,可谓屡验矣。至近年而泖上之潮与浦中无异,即近泖支河,无不浸灌,而吾郡无拜相者,不知何故”^⑤。可见在清初时,浑潮上溯到泖湖地区已成常态。又根据乾隆五十三年《青浦县志》记,乾隆时浦潮已向西北越过泖湖,达到吴江县境:“数十年来,水势稍异,向者黄浦之潮仅达南泖,今则北过淀山湖,将抵吴江矣”^⑥。

目前所见从自然角度对这一水文变化原因的解釋,主要是认为万历八年潮决李家洪后,潮汐入浦之口南移,倒灌直入黄浦江主干,上溯通道了无遮拦,导致来潮迅速而量大^⑦。

清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下,民间对淀泖湖荡的围垦加速是造成蓄水面减小的另一原因。同治间松江知府杨永杰在开浚河流的奏疏中说:“泖、淀之滨,民环而居,种茭植芦,侵占为田,筑圩岸以围之,鬲河泥

① 庞树典:《淀泖工程计划书》,《江苏水利协会杂志》1919 年第 5-6 期。

② 《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胡雨人来函》,《申报》1922 年 12 月 26 日第 15 版。

③ [宋]卫泾:《后乐集》卷 13《论围田劄子》“上东南水利奏”,涵芬楼影印本,1935 年。

④ 关于淀山湖淤塞与吴淞江浑潮淤积的关系,元代任仁发说得十分透彻:“淀山湖自大盈、赵屯等浦以出吴淞江,与浑潮相接最近,若上源所注不急,则潮沙注湖,渐成淤淀。富家因淤淀围里成田,由是湖水与诸浦渐远,而所泄益微。若非就湖内围田多开沟渠,及时修浚诸浦,则此湖之塞恐不止于此也”(参见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 13《任仁发讲究平江等路水利状》,载《浙江文丛 307-310》),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

⑤ [清]叶梦珠撰,来新夏点校:《阅世编》卷 1《水利》,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1-15 页。

⑥ [清]乾隆《重修青浦县志》卷 6《水利下》,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青浦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⑦ 参见李玉尚:《感潮区变化与青浦沿湖地区的血吸虫病——以任屯为中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

以培之,虽成膏腴,究与潮水相争。间有水高于田者。湖泖之淤垫,盖为此也。”^①湖荡围垦成田,反过来又加速了淀泖的淤塞。1917年松江县官产丈量局清理积累已久的围垦涨荡,以图增加粮额税收。丈量中刨除已经划归民田纳粮的亩分之外,另丈出未报升纳税的官产涨荡25000亩,即刻催令各业户领照缴价,以增加政府税收^②。这一案例说明,仅毗邻淀泖一角的松江县在短时间内围垦湖荡的数字就已十分巨大。1925年太湖水利局编写的《太湖流域农田水利略》,对湖荡、水利与民生的关系亦有深刻体认,呼吁对湖荡的围垦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以维持其蓄泄功能为要:

本流域诸湖荡对于旱涝蓄洩尤有密切之关系,围垦应有尺度,民生安全赖此,古今尽然。……若无湖荡以停顿蓄蓄,杀其势,纾其径,则沪滨百渎虽深通畅达,亦难于短时间内尽量宣泄。^③

城市化对黄浦江水文的影响要晚至上海开埠以后,这一因素亦波及整个太湖流域的水文环境及其枢纽部位淀泖湖群的变迁。上海在19世纪中期成为中国首批国际贸易口岸,黄浦江下游成为城市商业贸易港口,基于航运的需要,下游河道被挖深改直,这使得下游潮汐上溯更远,中上游的支河小港广受潮沙淤垫,而上游积水的下泄也与潮水处于顶托壅塞的状态。其结果是,整个太湖平原东南部河港淤塞、圩田排涝不畅的情况又变得比较严重。民国水利家王清穆经过实地调查,总结了这种水文变化的前因后果及其造成的影响:

明夏忠靖见吴淞江不可治,乃开上海范家浜以通黄浦,引淀泖之水由黄浦以入于海,迄今五百余年。太湖盛涨之洩,归此一路,已成天然之趋势。然自浚浦局成立后,加深浦身,约束浦面,而涨潮之力,内灌益远,能达浙境嘉兴。若遇霖雨兼旬,太湖水涨,只有黄浦落潮时间可以洩出若干,往往早潮未退尽,而晚潮又来。所以湖水之洩,其势甚缓,其量甚微。且潮流所至,泥沙随之,日积月累,松嘉一带,河港悉淤。^④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淀泖湖群地区作为黄浦江水系蓄排咽喉的地位更加凸显,然而在人力与自然之力的共同作用下,其蓄排效能不佳,主要表现为束狭、淤塞、成田、蓄水面减小。加之下游城市化的影响,中游淀泖水环境变化加快,周边水系也淤塞严重。当时淀泖水系的整治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对淀泖的整治方略,显然应当是疏通挖深,严格禁止围垦,以保障洪涝灾害发生时的调蓄效能,以及周边圩田地区的农业生产。从太湖流域水利的历史脉络来看,保持淀泖湖群的蓄排效能对于区域水利安全和农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该地区是整个流域治水治田和蓄排水的重点,但必须在上下游一体化的框架内进行田和水的治理。

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淀泖周边的联圩并圩与水系变化

淀泖周围是圩田分布最集中和典型的区域,涵盖太湖以东到阳澄湖、淀山湖、泖湖周围的广大地区,包括常熟、吴县、昆山、吴江、青浦、松江、昆山、嘉兴等县的水网平原地带。明清以后太湖流域小圩制发育成熟,但到20世纪中叶,小圩的缺点日益显露,圩岸残破单薄,水系杂乱,防洪抗涝能力低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发动各地联圩并圩,其目的是通过将小圩、小河道合并或者改道,重新规划排水河道,辅机电排灌以提高圩田的排涝能力和生产力。当然,增加农田面积和大幅度增加农业产量才是真正的动

① 光绪《娄县续志》卷5《水利志下》“同治九年松江府知府杨永杰稟请开浚松郡各干河”,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81页。

② 《松江涨荡缴价领照》,《申报》1917年12月30日第7版。

③ 龚允文:《太湖流域农田水利略》(内部资料),太湖水利局编,1925年,第2页。

④ 王清穆:《答客问太湖流域水利计划》,《河海周报》1926年第17期。

机。在这一运动初期,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应在太湖流域整体排水系统内进行圩田治理和水系规划。外水不治,则圩区内涝难除;上下游的排水河道应当一体化治理。

苏州专区从1955年开始实施联圩并圩。根据1956年苏州地区水利局的材料,当初改造小圩的动机有二:其一,泾浜小河道过于密集,占地多,政府认为可以变其为耕地,增加田地面积,“平均纵横不到1市里就有河道1条,1平方公里以上的较大河荡有60多个,故水面积占耕地面积一般在10%—15%,有些地区达20%”,因此裁减河道就是减少土地浪费;其二,当时圩区普遍内涝严重,稍有大水便经受不起,“暴雨以后,外河水位因宣泄不畅而逐日累涨,内部积水又不能及时排出,故经常遭到水涝灾害,群众所谓:‘小雨小涝,大雨大涝,有雨必涝’”^①,因此必须同时疏通外部河道,内外水兼治。从档案记录来看,当时政府确实打算内外水兼治,不仅是对圩田本身的堤岸和内部沟渠、小河道等加以整治合并,缩短岸线,扩大田亩,增强田亩的排涝防灾能力,而且也顾及到外河及跨区水系的调整。

青浦县地处淀泖湖群之东,扼淀泖注入黄浦江之口门,水利位置十分重要。在联圩并圩运动之初,上海市政府也是从流域角度对青浦地区外河水系的整治提出统一要求,明确指出要将黄浦江水系上下游的排水环境加以一体化考虑。1958年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在制定方案时,从黄浦江上游淀山湖到下游市区段分别做了排水状况的分析,其宗旨十分明确,就是要保障上下游排水通畅和迅速:

为了根本解决青浦内涝问题,除需将青浦通向淀山湖的河道,筑堤挡水,建闸控制;并在圩区联圩并圩,挖低田,垫高田,因地制宜地种植水生作物,以及发展养鱼;还必须开挖东西向的蒲汇塘使青浦洼地向黄浦江下游排水,这样就可达到排水迅速的目的。但原蒲汇塘下游在本市建成区(肇嘉浜一带),不仅拓浚有一定困难,而且有的部分已经填塞,因此必须另找黄浦江的口子。^②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运动式的“一刀切”问题。小圩与小河道一起向着“大”“直”“方”的方向演进。对于整治圩田外部河道,苏州专区提出的方案是“大引、大蓄、大调度”,即要彻底改造前人遗留下来破碎杂乱的老河网,根除小农经济的痕迹,使其适应现代大农业生产和工农业全面发展的需要。这种老河网“大的大,小的小,弯弯曲曲,圩子支离破碎,水系零乱,洪涝不分,有网无纲,有港无闸”^③,所以应将凌乱无序的小河小浜简化为顺直规整的网格状大河,通过技术化的闸坝来控制内外水的沟通和下泄。

五六十年代的治圩治水是与消灭血吸虫病运动连在一起的,出于灭螺需要也盲目填平改造了大量河道。例如昆山县花桥公社在1954年消灭血吸虫病运动刚刚兴起之时,就开了8条新河,填了47条老河,彻底改变了钉螺孳生环境;青浦县莲盛公社任屯大队在村庄后和中间,开了2条大河,彻底改变了九湾十三浜的旧貌,同时建立任屯新村^④。湖荡滩岸与湾角迂回曲折,易于孳生钉螺,也是血防消灭的重点,因此许多湖荡也被填平改造成农田。1970年冬季吴江县进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冬季灭螺,本次扩大耕地面积1600余亩,都是由水面填平而来。其中平望马家荡、八坼张鸭港荡等6个计1000多亩的芦滩荡,通过围圩筑堤,变钉螺老窝为千亩良田,干掉了164条有螺河、港、浜、溇,进行了土埋^⑤。像吴江县这样将灭螺与修圩改田一起进行的运动,消灭了大量泾、浜、溇等小水体和自然湖荡,亦使河流水系向着平直化发展。

经过几年的圩田整治,在60年代初就发现区域性的排水系统出了新的问题,内外水兼治、减少内涝

①《苏州专区圩区水利工作情况介绍》,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H36-001-0001-034,1956年12月25日。

②《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城市建设河道系统规划(第一卷)》,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54-2-316,1958年12月26日。

③《苏州专区今冬明春水利规划》,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H05-002-0046-014,1958年。

④钱信忠:《青浦县防治血吸虫病三十五年(上卷)》,上海市青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W72-30-16,1988年。

⑤《简讯第6期:吴江县冬季灭螺成绩巨大》,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H78-002-0029-108,1970年3月5日。

这些目标并未如期达到。1961年嘉兴地委在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严肃地指出,近年以来汛期的太湖水位和平原洪峰水位一直走高,嘉湖平原面临着比1954年大洪水更为严重的涝灾威胁:

太湖水位和我区河道水位都比往年高,这对农业生产很不利。1957年2-9月份,太湖流域平均降雨1200公厘,太湖水位由2.91米上涨到3.43米,涨高0.52米。而1960年,在底水相同(2.92米),雨量相近(1156公厘)的情况下,太湖水位却由2.92米上涨到3.87米,涨高0.95米,比1957年高0.43米。平原洪峰水位在降雨100公厘的情况下,也比1957年高0.2米左右。这样,如果碰到像1954年雨型的大水,太湖水位就将提高到5.2米以上,平原水位也相应地提高到5.5米,将比田面高出2米左右(我区平原一般田面高程在3.5米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平原势必形成更大面积的内涝,特别是吴兴、德清、桐乡和长兴东部等二百万亩农田将遭受到比1954年更为严重的涝灾。^①

由此报告来看,嘉湖平原抗御水灾内涝的能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这与联圩并圩的初衷是相悖的。苏州地区农水处在1964年总结水利基本情况时,也认为几年来的联圩并圩与河道整治并未解决原来的涝灾问题:

全圩200多万亩圩田内涝还没有根本解决,一到汛期经常受涝灾威胁。遇大水年份,需要经过大力抢救。20%-25%的圩堤一遇大水,就有没顶危险。^②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各地在行政管理上的各自为政。各地区基于地方利益实行联圩并圩与老河网改造,相互之间很少本着区域一体化的原则进行预先协调,即使有部分沟通和协商,也是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发生之后。破碎化的老河道和小圩田已经不利于排水,应当整理,但在执行中,各地区的农业水利部门自行决定农田与水系的布局,造成上下游排水河道的数量、面积与流向等难以有效衔接。1961年1月,嘉兴地委向浙江省委报告了吴江并圩改河中的问题,由于吴江大圩合并的幅度过大,致使其境内河道数量和排水面积快速减少,嘉兴平原的涝水无法向东排泄,已经影响到嘉兴地区乃至太湖流域其他地区的农业增产。若处理不好,还会引起这些地方的群众闹事。

两年来,在太湖下游的吴江等地普遍实行了堵塞河道、并大圩的措施(我区并圩后一个圩头的面积一般只有三、五千亩,而吴江县一般都在一万至一万五千亩之间,最大达三万亩以上),使我区平原河水无法向东排泄,也促使太湖水位的提高。如嘉兴王江泾至瓜泾口一段,原有向东排水的河道46条,排水断面1313平方米,现在堵塞了河道27条,缩小了排水断面662平方米,占原有排水断面的51%。特别是太浦河以南地区,原有河道15条,堵塞了10条,占原有河道的70%,占我区平原排水总面积的50%。为了降低太湖水位,加快平原河水向黄浦江排泄,要求省委和江苏省商量,请他们缩小太湖下游吴江等地的并圩面积(每个圩头的面积大体缩小到三至五千亩),拆除土坝,让出原有排水的主要河道,并疏浚现有河道,以弥补泄水出路的不足。^③

嘉兴与吴江之间的排水矛盾,在70年代后期仍在持续,上下游间对排水河道与湖荡的通塞纠纷未见缓解。1976年4月上旬,浙江省水电设计院在嘉兴县北部地区查勘水利情况时,发现杭嘉湖平原排水入黄浦江的主要水道之一——苏嘉运河大坝至汾湖水路上的庄湾荡处被严重切断,而事先嘉兴方面并不知情。庄湾荡水面积2200余亩,属江苏省吴江县黎里公社,是杭嘉湖来水入黄浦江的排水走廊。江苏省自1958年以来就开始在庄湾荡堵坝围垦,把太浦河北岸入淀泖湖区的水道堵死了99%以上,加剧了

①《建议江苏省共同解决太湖水位增高的问题》,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6-016-077-056,1961年1月13日。

②《苏州专区水利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H34-001-0011-052,1964年5月31日。

③《建议江苏省共同解决太湖水位增高的问题》,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6-016-077-056,1961年1月13日。

杭嘉湖平原的内涝。70 年代又在太浦河以南围垦湖荡 7000 余亩,把苏嘉运河大坝至汾湖的重要排水道切断,进一步加剧杭嘉湖平原的涝情,其中嘉兴、嘉善北部 60 万亩重涝区受危害尤大。至于庄湾荡本身,已因进出水口处被筑坝建闸切断而成为内荡,不再是排水走廊,其中 330 亩已变为农田,其余则变为渔场^①。

在基层行政区内部,为增加耕地而轻视排水、不顾历史基础和地理环境的激进式做法,是造成区域排水问题的另一个原因。青浦县水利局对 70 年代格田成方及其水环境效应的总结,说明地方上不顾地理环境特点而片面地改造河道,带来了相反的后果。1978 年青浦县已实现 1/5 的耕地面积格田化,但由于脱离历史而一味求新,效果并不理想:

由于缺乏经验,在实践中带来了一些问题。对老河网的认识不足,片面强调以改造为主,忽视了充分利用,指导思想上存在百废待兴、推倒重来、重新安排河田、脱离实际的倾向。没有针对青浦老河网密度高、容水面积大等特点,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老河道,而是强调整齐划一,等距平行,结果使部分规划不切实际。由于老河道利用少,新开河道多,势必造成挖废土地多,不符合多快好省的方针。

现在,已经意识到,要针对青浦地区地形复杂、高低不一、地势低洼的特点,在充分利用老河网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整顿水系,开好市、县办骨干河道,建好大控制基建水闸。^②

青浦县认识到,水网地区的老河道,尤其是建立大圩后被包在圩内的排水河道,具有容水面积大、适合低洼地势排水的特点,应当加以充分利用,不可仅为追求表面上的整齐划一,不顾历史积累而统统废旧建新。干支结合、河湖相接的排水体系,是在江南民众千百年来对水网三角洲进行水土改造、不断追求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积累形成的,综合考虑了水源、地形、地势、潮汐、水动力等因素并不断加以调整,都不是短期运动的结果。

吴江、吴兴、昆山等圩区也存在与青浦县同样的问题,即在联圩并圩和改造水系时没有充分考虑原有排水河道的利用,仅以扩大圩田面积为出发点。水利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在 1963 年对这几个县份的 10 个圩区进行了一个专项调查,发现一些圩区“将一些地区性的排水干河,航运要道和大面积的荡漾围入圩内,因此引起了航运、排涝和排灌费用负担等方面的矛盾”。由于矛盾比较突出,只得将大圩又重新分成小圩,恢复干河的排水、排涝与航运用^③。

在各地的大圩改造中,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思想占了上风,难免行为激进。虽然最初政府部门也意识到治田应当与流域性的治水同时进行,政策层面也有流域管理的相关举措,如 1964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太湖水利局,负责整个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等,但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只注重增田而轻视治水,流域观念淡薄。在以粮为纲的导向下,围垦湖荡、填河占河、筑坝堵河被作为增加耕地的手段。1968 年上级认为青浦县的围垦和扩圩不能再继续发展,否则太湖排水出路将严重受阻,必须尽快纠正轻视排水和缺乏流域整体观念的思想:

青浦县西部的大包围和围垦大都涉及到上下游、局部和整体、目前和长远利益的矛盾问题,必须慎重考虑,认真调查,权衡轻重,全面规划,方能决定,否则可能引起水利纠纷,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的损失。……太湖水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中也提出:太湖排水出路在规划中

①《关于江苏省吴江县继续围垦庄湾荡加剧杭嘉湖涝灾情况的报告》,嘉兴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6-002-246-176,1976 年 5 月 21 日。

②《关于农田基本建设三年调整的初步设想》,上海市青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6-2-125,1979 年 11 月。

③《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太湖流域低洼圩区典型调查研究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45-2-387-15,1963 年 6 月。

研究解决,近期不能再扩大联圩并圩;今后联圩时,应事先进行规划,符合太湖地区的整体利益,应不侵占湖荡、不堵塞主要排水河道、不堵塞主要通航河道。所以,有关青浦县西部的大包围及围垦,原则上应暂缓进行,待流域和地区规划定案后,再作研究。西岑公社谢庄、朱舍大队在大莲湖口的两条排水干道的堵坝影响排水,应动员拆除^①。

1964年太湖水利局成立之后,要求各地在联圩并圩中不堵塞主要排水河道,不侵占湖荡,不堵塞主要通航河道,要符合太湖地区的整体利益。1971年底经国务院批准,水电部在北京召开了长江中下游规划座谈会,提出了《关于太湖治理的初步意见》,其中第五点指出:“在新规划批准实施以前,应保持现在太湖蓄水排水能力,严禁围垦,过去已围垦和种植的蒿草,严重阻水的,应予以处理。一九七一年八月以后围垦的应一律拆除。”^②但从本文前述各地70年代仍在发生的案例中,可见统一规划和不同政区之间的协调并未很好落实。到70年代末,联圩并圩对淀泖周围的水系已造成很大改变。

三、淀泖湖荡的围垦、养殖与排水问题

除了联圩并圩对淀泖周边水系造成的改变,淀泖水面本身也成为围垦增田的直接对象,或者变换为精细化的人工养殖场。20世纪50年代后,围湖造田的热点由东太湖向淀泖区域转移,以隔断水体和添加人工饲料为特点的池塘化养鱼,也开始在淀山湖、阳澄湖等大型湖泊区得到推进,这两点对淀泖湖群的水文和蓄排效能都带来了显著影响。

晚清以降,东太湖由于日渐淤涸,湖滩面积日广,被大片围垦成田,民国时期太湖湖田垦殖进入一个高峰。1929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测量发现仅吴江与吴县境内已垦湖田即达十余万亩。抗战前再次对湖田进行登记清丈,面积达99800余亩。但据官方称,实际湖田面积肯定超过10万亩^③。抗战期内,由于流民增多,从事耕种围田的人民数一度达到五六万人^④,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仅吴江一县在东太湖禁垦线内新增湖田的数量即有52700亩^⑤。抗战时伪政府为了应对粮食紧张,也曾于1943年制订东太湖浚垦工程计划,试图增加耕地25万亩,只是后来由于局势动荡未曾实施。但以上事实至少说明,在20世纪上半期东太湖淤涨进一步加重,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湖面向农田转变的速度也加快了。

过于快速的人为垦殖对东太湖的蓄洪容量和排洪宣泄的影响显而易见。1946年5月吴江县发生水灾,太湖决围,3万余亩良田被淹,江苏省建设厅要求吴江县整改的政令中特别强调过度围垦对排洪造成的危害:“客民不顾水利,稍有浅淤之处,竞相筑圩成田。战前曾经省厅严令拆除者甚广,战后一般依赖敌伪之辈,罔顾民生与水利,纷纷围圩,且较过去为多。本月十八日下午,突起暴风,一时东太湖中骇浪惊涛,空前汹涌,当夜将新筑圩岸十二处冲坍,湖田万余亩,尽成泽国。”^⑥1947年国民政府财政厅的报告也指出东太湖围垦已殃及主要排水口:“所有东太湖主要出口只瓜泾口及鲇鱼口,业被围堵,一旦洪

①《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三秋指挥部关于批转上海市农业局革命委员会关于青浦县围垦湖荡面积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50-2-26-25,1968年1月20日。

②《关于江苏省吴江县继续围垦庄湾荡加剧杭嘉湖涝灾情况的报告》,嘉兴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6-002-246-176,1976年5月21日。

③沈兼士:《本省太湖湖田清理沿革》,《苏讯》1946年第69期,第3-4页。

④《吴江县参议会电陈整理东太湖湖田办法案(行政院批示:交水利部、交通部及江苏省政府办)》,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04-002-2308-0056,1948年4月。

⑤《长江水利工程总局:准电检同东太湖禁垦区内湖田调查报告等件送请查照参考由》,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04-002-2308-0165,1949年3月14日。

⑥《报载吴江颶风过境太湖决圩良田万亩尽成泽国,仰注意提防由(江苏省建设厅令吴江县查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04-002-2469-0006,1946年5月26日。

涨,无从宣泄,沉灾立至,滨湖各县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无从保障”,因此要求将禁垦界内私围湖田彻底铲除,并提请尽快深挖河道,以宣泄洪水^①。

新中国初期在农业增产的运动中,非但东太湖围垦没有停止,东北角继续有大片水域被转变成圩田,即便像淀泖湖荡这样过去只有小规模围垦的大型水面,也成为扩展围垦的领域^②。据窦鸿身等对 20 世纪 50—80 年代太湖平原围湖造田分布区域和数量的统计,40 年间共利用湖泊水荡建成圩田 372 座,主要集中在东太湖片、淀泖片、阳澄片三个大型湖区,计圩田数量 268 座,占总量的 72%^③。再根据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调查绘制的太湖流域不同年代围垦分布图进行测算,这 40 年间太湖以东围垦湖荡的总面积约为 35.15 万亩,其中淀泖澄湖片约计 15 万亩^④。

就具体地方而言,淀泖湖区在六七十年代被大规模围垦的案例有:1968 年吴江县八坼公社围垦的南湖荡 1274 亩,1969 年吴江县与昆山县合围的肖淀荡 4650 亩,1973 年青浦县练塘公社围垦的叶库荡 1846 亩,1973 年冬天同里公社围垦的九里湖 5057 亩,1976 年同里公社围垦的叶泽湖 5334 亩,1976 年昆山县围垦的太史淀 5565 亩,1978 年平望公社围垦的唐家湖 4000 亩等^⑤。这些短时间内被围垦局部或全部消失的湖面均属于淀泖湖群中的较大湖荡。昆山县的太史淀、南白荡、六百荡、陈墓荡、东白荡、后白荡、老河库荡等都属于全湖围垦。通过查阅各县份围垦相关的档案记录,不难做出判断,无论是东太湖区片还是淀泖湖荡区片,在建国后 40 年间被围垦的面积和速度都超过 20 世纪前半期。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对河湖水生态影响较大的另一个因素,是外荡养鱼的大规模扩展和养鱼方式向精细化的转变。与民国时期相比,50 年代以后的湖荡养殖业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由依靠天然饵料的“粗养”转向技术化和人工化的“精养”,天然水面向鱼塘化发展,二是养鱼水面由中小湖荡向大型湖泊扩展。由此出现了新的水环境问题:大水面被分割不利于洪涝蓄排,以及水体富营养化引起的水质污染加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物质需求的拉动,20 世纪初期太湖流域就出现人工养鱼向外荡外河扩展的趋势。据笔者对民国时期太湖流域人工养鱼业的研究,二三十年代圈湖养鱼在萧绍平原及嘉湖地区已较为普遍,主要是以帘箔圈围中小型湖荡进行粗放型养殖,因彼时外荡养鱼依靠螺蛳、水草等天然饵料,不添加外源性肥料和饲料,所以对湖泊水质的改变并不大。再者,由于圈围水面不但限制了渔民进入捕鱼和农民采草积肥,时常遭到民众投诉,而且不利于洪涝期的排水,政府并不积极提倡^⑥。

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国营农场经济的兴起,以国营鱼场的形式圈围大水面进行水产养殖,一时成为风气。该时期的围湖养鱼主要是向大水面扩展,开发新的大水域。杭嘉湖平原和太湖以东的淀泖湖荡区成为养鱼场最集中的区域。先是有条件的中小型湖荡被辟为国营鱼场。例如,1954 年浙江省水产养殖公司在杭县、德清、嘉兴、嘉善等地开辟水面 19 处,约计 19250 亩,进行养鱼生产,其中计划在德清

①《为呈复派员查勘东太湖围垦经过祈鉴核由》,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04-002-0396-0210,1947 年 11 月 20 日。

②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合编:《太湖流域自然资源地图集》,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4 页,“不同年代围湖状况”。

③窦鸿身、马武华等:《太湖流域围湖利用的动态变化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环境科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④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合编:《太湖流域自然资源地图集》,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4 页,“不同年代围湖状况”。

⑤《关于报送“昆山县湖荡围垦情况调查表”》,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75-001-0032-062,1985 年 2 月;《关于围垦湖荡调查情况》,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75-001-0032-064,1985 年 3 月 8 日;《上海市农业局水利组关于上海市青浦县练塘公社围叶库荡养鱼工程的意见》,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50-2-724-19,1974 年 4 月 6 日。

⑥吴俊范:《民国时期太湖流域的人工养鱼业》,《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 4 期;另可参见吴俊范:《20 世纪前半叶长江三角洲的湖泊生态与民生生计》,《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县境内开辟养鱼的河港有洛舍漾、王婆漾、洋溪港、蔡家荡、三角荡、百亩荡等六处,约计水面8150亩^①。圈湖养鱼的力度,不逊于同时期围田垦殖的力度。与此同时,将大型湖泊部分水域辟为养鱼场的计划也开始实施,太湖、淀山湖、阳澄湖等著名大湖泊,相继从野生鱼的渊薮转变为巨型的人工鱼塘。

江苏省从1954年开始规划国营太湖养鱼场,同时进入规划的还有长江以北兴化县一带的吴公湖、大纵湖、平望湖等8万多亩^②。至1956年春,太湖边建成第一个人工养鱼场“湖东区石湖养殖场”,面积4500亩。这一成绩被社会舆论所称赞,“过去太湖渔民只在太湖里捕捉自然生长的鱼,养鱼都在内塘建池,从没想到在太湖里可以养鱼”。政府还计划在次年将石湖养鱼场扩大到3万多亩,逐步把占整个太湖面积十分之一的东太湖建成一个巨大的人工鱼库^③。

淀泖湖区的鱼场建设紧随东太湖之后。1959年12月,上海市水产局与青浦县委共同筹建国营淀山湖鱼场,计划将淀山湖建成太湖流域最大的人工养鱼基地。首期规划建成精养型放养水面2万亩,年产量拟达到10万担以上。同时还计划商请江苏省委同意,将淀山湖的昆山县部分和元荡的吴江县部分水面及湖周围1公里左右内生产队的水面、土地、人员和设备等一并划归渔场统一经营,增加13万亩以上的粗养水面,再增加鱼产26万担。另外,拟将淀山湖通往各处的河口分别堵塞或修建闸门,以准备在全湖17万亩水面进行粗放型养殖^④。1970年代初,淀山湖养鱼进入一个更快扩展的阶段。根据上海市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的意见,认为粗放养鱼产量不高,属于“只放不管、只捕不养”,准备迅速地在淀山湖改“流放”为“圈养”,大量建修拦鱼箔,以使投放的鱼苗不致外流^⑤。

70年代后期水网地区开始反思过于快速的围垦带来的环境影响,实施“退耕还渔”,但并不是将原来围垦的农田还原为自然水面,而是变为精养型的鱼塘。由于前期围垦热潮中未顾及土地熟化的客观过程以及整体水利生态的协调,新建成的大圩田农业产量较低,与投入成本不符合^⑥;其次,大量围垦对区域水利和防洪排涝也造成了负面影响(下文将详述),水灾隐患加大,于是在70年代后期政府引导下的湖荡水面利用开始转向发展养殖业,原来已围垦的田地也逐步实行“退耕还渔”。1985年之前,吴江、吴县和昆山三县共退耕还渔约8.68万亩,并计划之后两年内退耕还渔、还水约11.84万亩^⑦。青浦县莲盛公社1968—1978年围垦的29只湖荡,除1991年钱盛荡被开挖太浦河占用之外,其余荡田绝大多数都恢复为养鱼场。

通过以上对50年代以后太湖以东围垦和养殖风潮的梳理,可见筑堤围湖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东太湖与淀泖湖区。淀泖地区湖荡数目众多,大中小型均有,又分别联通着周围的排水河道,在太湖平原排水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该区水流易受潮汐顶托,上游携带的泥沙极易在这里淤积沉淀,在围

①《省水产养殖公司开辟水面养鱼其水面权处理意见由》,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6-008-086-028,1954年12月21日。

②《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江苏发展淡水养鱼事业》,《新民晚报》1954年3月10日第1版。

③庄珊:《东太湖将成大鱼库,人工养鱼场今年30万斤全部供应上海》,《新民晚报》1956年11月4日第2版。

④《上海市水产局关于国营淀山湖渔场改为青浦县委直属地方国营渔场的通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55-1-229-22,1959年12月17日。

⑤《上海市青浦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淀山湖大面积圈养淡水鱼的请示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45-5-123-32,1972年1月12日。

⑥例如,吴江县平望公社的唐家湖,1977年围垦成田,但是收获亩产不足600斤;1973年冬天,同里公社围垦的九里湖和后来围垦的叶泽湖,虽增加了7200多亩荡田,但是1978年的粮食总产为4976万斤,比围垦前减产49万斤,比历史最高的1974年要减产363万斤;金家坝公社共围垦湖面2363亩,1979年的粮食总产比1974年减产252万斤(参考:《因地制宜讲究实效——关于农田基本建设若干问题的调查》,苏州市吴江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012-1-36,1979年12月5日)。

⑦《关于湖荡围垦情况调查和初步处理意见的报告》,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75-001-0032-001,1985年3月7日。

垦缩狭的作用下,更易成为填没改造的对象。

四、淀泖梗阻:太湖以东排水环境的变化

1950年代以后淀泖周边地区的联圩并圩,以及对淀泖湖荡本身大规模的围垦和人工养殖,快速地改变了淀泖湖群在太湖流域排水系统中的调蓄枢纽地位,使中游湖群の入排水口径和通道被打乱,上游河道—湖群水系—下游河道之间的水流呈现梗阻。其结果是,必须重新开挖大型人工河道,通过其快速泄水功能,来弥补原来中游湖泊分散蓄洪的功能,同时也必须重新梳理和开通诸多湖荡通往排水干河的通道。这种上下游水环境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具体表述:

其一,上游地区无序的联圩并圩和围垦湖荡,首先是封围堵死了洪水进入淀泖区的水口与河道,使得淀泖湖群缓冲洪水的作用降低,上游低地承受更大的洪涝压力。在60—70年代,江苏省盲目围堵了太浦河北岸北向断面的87%。麻漾北岸的13条河道,被堵12条,围堵断面达79%。1979年章湾荡又全部被围堵,堵死嘉兴地区的北泄水路。这期间嘉兴涝水下泄严重受阻,涝水倒流嘉兴南境,水位壅高达到原来的1.8~2.5倍^①。八十年代初苏州市淀泖地区的水情也同样严峻。据苏州市水利农机局1983年的报告:淀泖区是该市主要商品粮产地,有140多万亩耕地,但历年来已成为水灾频繁的地区,每遇暴雨或连绵阴雨,洪涝并发,就会造成严重灾害。太湖洪水直接威胁和危害着淀泖地区,因洪致涝的围水面积由1954年的90万亩扩大到80年代初期的120余万亩。由于洪涝后退水缓慢,涝渍灾害加重,粮食产量也严重下降,1980年遇到阴雨涝灾,粮食总产即比1979年减少了11.2亿斤^②。

1983年苏州市意识到全市农田抵御洪灾的能力变得脆弱:“以现有的水利条件,还只能对付一般性的水旱灾害,遇到大的洪涝就没有保障。这主要是因为太湖流域的治理速度太慢,洪水没有出路,洪水无法控制,河湖不分,洪涝不分,因洪致涝情况十分严重。6000公里圩堤,还有60%抗不住1954年水位。只要太湖地区出现较大的洪涝,我市农业就会大幅度的减产”,而其中阳澄、淀泖和浦南地区洪涝威胁尤为突出^③。

其二,由于下游青浦、松江地区也实行了联圩并圩,打乱了淀泖出水口,使得淀泖积水囤而不泄,进一步加重了淀泖地区以及全流域的灾情。根据昆山县水利局1983年的总结,近十年来洪水涝水长期屯定在淀泖地区,致使淀泖周边地区的洪涝灾害越来越严重。究其原因,除上游水情变化外,淀泖区下游东泄黄浦江的河道除拦路港外,自青松大包围实施后基本上都已封堵或建闸控制,过水断面减少了90%^④。淀泖地区的泄水出路历来是向东偏南,原从昆山县的吴淞江沿青浦边界到淀山湖拦路港(不包括拦路港)有35个河口,可泄水的过水断面(以3.8米水位计)有1200多平方米。自上海实施青松等大联圩和建闸断坝之后,过水断面仅剩下120平方米。因此淀泖地区的产水和客水就屯了起来,严重危害上游县份的安全。1983年的梅雨期雨量本是一个正常年份,比多年平均值223毫米仅多9毫米,但水位却由梅雨前2.90米上涨到3.62米,净增0.72米,超过警戒水位达19天,全县超警戒水位的有12个乡,一度受涝面积达50万亩(内有5万亩特别严重)。昆山县被迫调动和动用了11970马力的排涝设备,排除田

①《嘉兴市郊区水利局关于“梅家荡”商品鱼基地建设情况以及水系变化情况的汇报》,嘉兴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23-001-044-039,1986年2月25日。

②《苏州市水利农机局:苏州市淀泖区水利情况简介》,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75-001-0009-032,1983年10月。

③《苏州市水利建设情况汇报:向太湖流域综合查勘团的汇报》,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75-001-0009-047,1983年。

④《苏州市水利建设情况汇报:向太湖流域综合查勘团的汇报》,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75-001-0009-047,1983年。

间积水。此事在历史上是罕见的^①。

第三,淀泖湖荡是太湖流域排水系统的重要走廊,开通新的人工排水通道如太浦河等,并不意味着淀泖湖泊的蓄排功能可被完全取代。太浦河作为新时期治理太湖流域水患的重大水利工程,从1958年开始人工开挖,期间因各种原因,工程搁置,直到1991年10月太浦河工程才再次启动。2006年4月,太浦河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竣工验收。太浦河工程全面建成以来,在抵御水旱灾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一项需要投入巨大人力财力和技术来加以维护的水利工程,并且不能完全替代淀泖湖荡与其他排水河道的作用,还需要更好地调整淀泖地区与太浦河主干道的衔接,将淀泖湖群的分洪蓄水与人工河道的排水功能有效结合起来。

太浦河基本上是循历史旧有的行洪路径,串联大小19个湖荡成河(包括蚂蚁漾、江南运河、汾湖、马斜湖、钱盛荡等),经南大港取道黄浦江出海,其主体功能之一就是使太湖和淀泖区的积水能够在洪涝时畅排东流,不致于成灾。而淀泖作为太浦河洪涝时的分洪区和旱灾时的补给区,其水利意义依然重大,淀泖与太浦河之间沟通也十分重要。但在大规模联圩并圩和围垦之后,太湖平原“排水能力最差的就是淀泖”,这与淀泖区水系凌乱,地下水位高又有很大关系^②。80年代中期政府在提倡湖荡水面退耕还渔时,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恢复湖荡湿地的调蓄能力。1985年吴江县水利局的报告,不仅提出要增加和恢复湖荡湿地的调蓄容量,而且要开出新的排水河道:

我县现有围垦湖荡43处,围垦面积8.38万亩。这些湖荡的围垦都是在当时“灭钉螺和以粮为纲”的口号下实现的,围垦后大部分以种粮食作物为主,经济效益很低,并给水利上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是减少了调蓄容量,二是有少数湖荡围垦后影响局部地区的排涝和交通。调查后,我们认为,凡是影响局部地区排涝和交通的围垦湖荡,在退垦还渔的同时,需开出排水河道,对于不影响排水和交通的围垦湖荡,将根据水利和商品生产发展的要求,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调蓄容量为目的,绝大部分围垦面积继续进行水产开发。^③

报告中除了规划出43处共8.38万亩需要退垦还渔的湖荡外,指出还应该马上将五个大湖荡退垦还湖或者开出排水河道,即面积1500亩的章湾荡、1425亩的乌金漾、1274亩的南湖荡、4000亩的唐家湖、280亩的九里湖。这等于是部分地还原淀泖湖群的蓄水面积,同时也陆续地沟通淀泖周围的水系。

五、结 语

唐宋以降淀泖湖群地区一直是太湖流域最重要的蓄排水走廊,其畅通性关系到整个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发展和水利安全。但晚清以后,在太湖、黄浦江水文变化以及人力围垦的共同作用下,淀泖蓄排水的效能低下,该问题已为政府和社会所密切关注。20世纪中期,江南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大力发展农业并治理水利,恢复社会经济,这时淀泖水系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将淤塞抬高的湖底围垦成田,增加耕地,同时寻觅能够替代淀泖的新的排水路径;另一种办法是疏浚淀泖,治理淤塞,提高湖泊湖荡的蓄排水效能。时人选择了前者。在“以粮为纲”的时代,不仅淀泖本身被快速围垦,大量水面变为陆地,淀泖周边的水系也在联圩并圩的影响下被大规模地改变,原有的分洪排水河道大量被围堵或消失。那么在短时间内将大量湖泊、河道变换为陆地、农田或改变路线,效果究竟如何呢?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是上游洪水出路不足,中游蓄排水分流不够,太湖以东地区洪涝灾情加重。其次,不顾地势和水利条件围垦而成的耕地,大部分产能低下,并且影响了整体水域的水文生态,在80年代以后又兴起退垦还

①《苏州市昆山市淀泖地区水情汇报》,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75-001-0009-032,1983年。

②《苏州市“七五”农田规划意见》,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75-002-0110-095,1985年。

③《关于围垦湖荡调查情况的报告》,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75-001-0032-064,1985年3月8日。

湖或者退耕还渔。虽然新开太浦河作为太湖水东排的主干通道,但由于淀泖地区灾情不断,政府对淀泖地区的整治远远没有结束。直到 90 年代,淀泖周边的市县还在为淀泖低洼地区的排水开辟新的泄洪通道,因为太湖的出水口和调蓄水面不是太多而是太少^①。太湖出水经过淀泖调蓄缓冲再下排,以减少平原上主要排水河道的压力,保障农村、城市和人民生活的安全,已经为社会各界更加清楚地认识。

本文对淀泖地区水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大力发展工农业、大力开发自然资源的时期,中国社会已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对自然水环境的开发利用与传统农业时期有所不同,例如大规模和快速的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以农业快速发展来保障城市供给等。但是这一时期,太湖流域的水环境治理仍然表现出自然规律的约束作用。淀泖湖群地区由围垦到放垦,由消灭水面到恢复水面,由围堵排水河道到增辟泄洪通道,这一曲折性从整体上证明了太湖流域的水文规律,保持适当的水陆比例和足够的调蓄水面,是太湖水网平原社会经济发展和水利安全的保障。

本文研究发现,现代时期太湖以东地区的水文规律与历史上的作用基本是一致的。1974 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者曾经对东太湖地区的地质、水文和围垦等情况进行实地调查,结合历史文献对本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规律提出以下见解:太湖平原如果排水通畅,则对农业生产和安全有利;反之,河道淤塞,排水不畅,平原大片积水,对于农业生产和安全均极为不利。本区历史上确实存在湖泊与陆地交替盈缩的规律。当湖泊形成后,在波浪的冲击下和潮汐的作用下,湖面扩大,湖底填高,经人工围垦缩小湖面,在大涝之后,湖泊又重新出现。这种水文规律易于造成人工围垦和湖群、河道的再分配,但应避免大量围垦。因为大量围垦,受水面积必然缩小,一旦太湖洪水暴发,由于本区分洪能力削弱,势必造成大片土地被淹。短时间内湖群与河道再分配,社会经济成本是极高的。北宋后期淀泖地区的湖群很快扩大,就是几次特大洪水淹没了数以万顷的低地与村落造成的。而此前正是大兴围垦的时期,湖群淹没耕地与村庄从某种程度上是前期围垦失控的结果^②。

太湖平原处于一个碟形洼地,中间地带即淀泖一带有持续沉降,是最易于积水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低洼地带的积水外排永远是一个重要的水利问题。这种洼地水面不应视为浪费土地,因为其蓄水和分洪的作用对全区的水利安全效益大于增加土地的效益。除此之外,湖泊水面还有发展水产、交通运输等综合价值,应当加以综合利用,而不是填没。

[参 考 文 献]

- [1] 缪启愉. 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 [2] 窦鸿身,马武华,等. 太湖流域围湖利用的动态变化及其对环境的影响[J]. 环境科学学报,1988,(1).
- [3] 王建革. 泾、浜发展与吴淞江流域的圩田水利(9-15 世纪)[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2).
- [4] 张根福. 圩区建设与社会、生态效应——20 世纪 50-70 年代太湖流域联圩并圩的考察[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 [5] 钟桂辉,等. 阳澄淀泖区圩区排涝对区域防洪的影响分析[J]. 人民长江,2017,(21).
- [6] 吴俊范. 民国时期太湖流域的人工养鱼业[J]. 近代史研究,2019,(4).

①《本市将实施三大治水工程,为太湖开辟泄洪通道》,《新民晚报》1991 年 6 月 20 日第 1 版。

②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87-194 页。